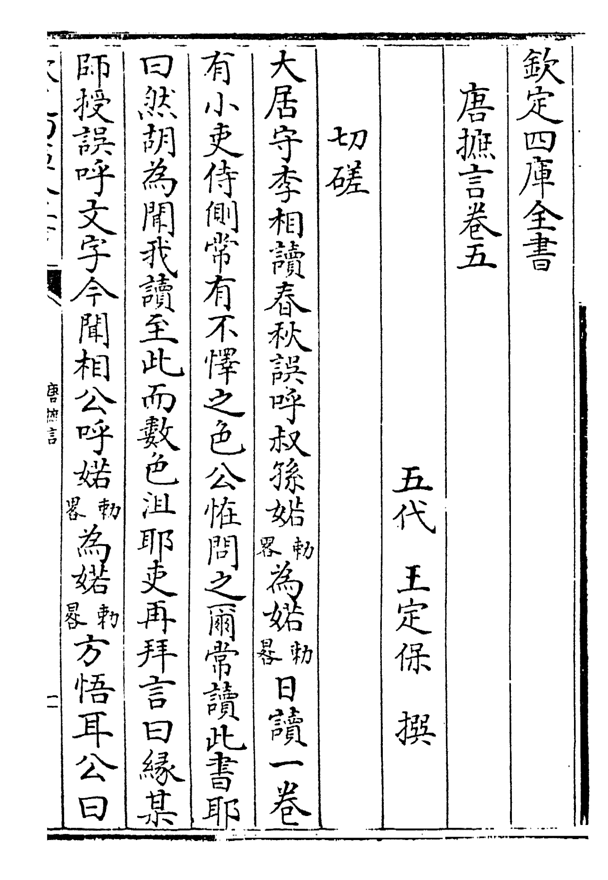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唐摭言卷五

五代 王定保 撰

切磋

大居守李相讀春秋誤呼叔孫婼(勑畧)為婼(勑晷)日讀一卷有小吏侍側常有不懌之色公怪問之爾常讀此書耶曰然胡為聞我讀至此而數色沮耶吏再拜言曰緣某師授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婼(勑畧)為婼(勑晷)方悟耳公曰

不然吾未之師也自撿釋文而讀必誤在我非在爾也因以釋文示之葢書字以田加各首久而成日配咎爲晷小吏因委曲言之公大慙媿命小吏受北面之禮號爲一字師

韓文公著毛穎傳好博簺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凡三書其一曰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説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累於令德又高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不爲損況爲博簺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

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以廢棄時日籍實不識其然文公答曰吾子譏吾與人言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體也若高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

羊紹素夏課有畫狗馬難爲功賦其實取畫狗馬難于畫鬼神之意也投表兄吳子華子華覽之謂紹素曰吾子此賦未嘉賦題無鬼神而賦中言鬼神子盍爲畫狗

馬難於畫鬼神賦即善矣紹素未及改易子華一夕成於腹笥有進士韋象池州九華人始以賦卷謁子華子華聞之甚喜象居數日貢一篇于子華其破題曰有丹青二人一則矜能於狗馬一則誇妙于鬼神子華大奇之遂焚所著而紹素竟不能以已下之其年子華爲象取府解

陳嶠謁安陸鄭郎中諴三年方一見諴從容謂嶠曰識閔廷言否嶠曰偶未知聞諴曰不妨與之還往其人文

似西漢

吳融廣明中和之際久負屈聲雖未擢科第同人多贄謁之如先達有王圖工詞賦投卷凡旬月融既見之殊不言圖之臧否但問圖曰更曾得盧休信否何堅卧不起惜哉融所得不如也休圖之中表長于八韻向與子華同硯席晚年拋廢歸鏡中别墅

李翺與陸傪書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于太子校書年止于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卒深知其至者果誰哉

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于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為善者將安所歸乎翺書其人贈于兄贈于兄盖思君子之知我也予與觀平生不得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歎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于揚子雲矣書已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于今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揚子雲矣書苦雨之詞既又思我友韓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既沒

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常書一章曰獲麟解其他亦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為者亦以贈焉亦唯讀觀愈之詞冀一詳焉翺再拜

李元賓與弟書曰年不甚幼近學何書擬應明經為從有文明經世傳不可墜也文貴天成強不高也二事並良茍事立汝擇處焉

景福中江西節度使鍾傳遣僧從約進法華經一千部上待之恩渥有加宣從約入内賜齋而賜紫衣一副將行太常博士戴司顏以詩贈行畧曰遠來朝鳳闕歸去戀元侯時吳子華任中諫司顏仰公之名志在屬和以為從約之資融覽之撫掌大笑曰遮阿師更不要見便把拽出得其承奉如此矣

皇甫湜答李生二書第一書辱書適曛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粗書其愚

為足下答辛察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
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
則出于衆出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
鳳之音不得不鏘于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炷于瓦石
非有意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巍然後爲岳必滔天然
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
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爲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
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

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豔聲病之文恥不為者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向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乃足下所不為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哉恥之不當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濡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急急於立法寧人者廼在位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為

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蚤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固昧聊復所為僕見方盡湜再拜

皇甫湜與李生第二書湜白生之書詞甚多志氣甚橫流論說文章不可謂無意若僕愚且困迺生詞競于此固非宜雖然惡言無從不可不卒勿怪夫謂之奇則非

正矣然亦無傷于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乃出常也無傷于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言文之失也夫文者非它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于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為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

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詞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以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其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哉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為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為文章案司馬遷傳屈原

曰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習不暇者也豈生稱誤耶將識分有所至極耶將彼之所立卓爾非强爲所庶幾遂讎嫉之耶其何傷於日月乎生笑紫貝闕兮珠宫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爲之質者乎披薜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章不當如此説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識出之白而詬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竒夫長本非長短形之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竒也

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學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彈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爲謙夫無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黄門而稱貞哉生以一詩一賦爲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直詩賦不是文章耶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爲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

生既不以一第為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豔聲病為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日言也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説爭為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皆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唯善人能受盡言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開於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復不能盡不宣湜再拜

以其人不稱才試而後驚

韓文公皇甫補闕見李長吉時年七歲二公不之信因面試髙軒過一篇

蔣凝咸通中詞賦絶倫隨計塗次漢南謁相國徐公公見其人么麼不信有其才因試峴山懷古一篇凝於客位賦成公大奇之

令狐文公鎮三峯時及秋賦特置五場試第一場雜文第二場試歌篇第三場表檄先是盧弘正一人就試來者皆慄縮而退馬植以將家子弟求薦文公與從事皆鄙之專令人伺其詞句既而試登山採珠賦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疎矣白石又殊於老蚌剖莫得之衆皆大驚遂奪弘正解元矣

黎逢氣貌山野及第年初場後至便於簾前設席主司異之謂其生疎必謂文詞稱是專令人伺之句句來報

初聞云何人徘徊曰亦是常言既而將及數聯莫不驚歎遂擢為狀元

王勃著滕王閣序時年十四都督閻公不之信勃雖在座而閻公意屬子壻孟學士者為之已宿構矣及以紙筆延讓賓客勃不辭讓公大怒拂衣而起專令人伺其下筆第一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談又報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聞之沈吟不言又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

真天才當垂不朽矣遂亟請宴所極歡而罷

論曰書云人無常師主善為師於戲近世浮薄率皆責彼生知恥乎下學質疑問禮者先懷愧色深微賾奧者翻汩沈流風教頹圮莫甚於此由是李華自曰師於茂挺李翺亦曰請益退之于時名遂功成才高位顯務乎矯俗以遏崩波盛則盛矣方之繆公以小吏一言北面而師之者可謂曠古一人而已有若考覈詞藝之臧否振舉後生之行藏非唯立賢所謂報國噫今之論者信

僥倖之賊歟

唐摭言卷五

唐摭言卷六

五代　王定保　撰

公薦門生薦座主師友相薦附

崔郾侍郎既拜命於東都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舍冠蓋之盛罕有加也時吳武陵任太學博士策蹇而至郾聞其來微訝之乃離席與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為明天子選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

偶見太學生十數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必恐未暇披覽於是搢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曰請侍郎與狀頭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對武陵曰不爾即請還此賦郾應聲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諸公曰適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或曰為誰曰杜牧衆中有以牧不拘細行間之者郾曰已許吳君矣牧雖屠沽不能易也

韓文公皇甫湜貞元中名價籍甚亦一代之龍門也奇章公始來自江黃閒置書囊於國東門攜所業先詣二公卜進退偶屬二公從容皆謁之各袖一軸面贄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而掩卷問之曰且以拍扳為什麽僧孺曰樂句二公因大稱賞之問所止僧孺曰某始出山隨計進退唯公命故未敢入國門答曰吾子之文不止一第當垂名耳因命於客戶坊僦一室而居俟其他適二公訪之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幾官先輩

不遇翌日自遺闕而下觀者如堵咸投刺先謁之由是僧孺之名大振天下

盧延讓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讓師薛許下為詩詞意入癖時人多笑之吳翰林融為侍御史出官峽中延讓時薄遊荆渚貧無卷軸未遑贄謁會融表弟滕籍者偶得延讓百篇融覽大奇之曰此無他貴不尋常耳於是稍之于府主成汭時故相張公職大租於是邪常以延讓為笑端及融言之咸所改觀由是大獲舉糧延讓深

所感激然猶因循竟未相面後值融赴急徵入内庭致
致於公卿間稱譽不已光化戊午歲來自襄南融一見
如舊相識延讓嗚咽流涕于是攘臂成之矣
將仕郎守太子校書郎王泠然謹再拜上書相國燕公
閣下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則僕所以有
意上書於公為日久矣所恨公初為相而僕始總角公
再為相僕方志學及僕領鄉舉公左官于巴丘及僕參
常調而公統軍於沙朔今公復為相隨駕在秦僕適効

官分司在洛竟未識賈誼之面把相如之手則堯舜禹湯之正道稷契夔龍之要務焉得與相公論之乎昔者公之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見之乎公未富貴時豈不欲富貴者用之乎今公貴稱當朝文稱命代見天下未富貴有文章之士不知公何以用之公一登甲科三至宰相是因文章之得用于今亦三十年後進之士公勿謂無其人何者長安令裴耀卿於開元五年掌天下舉擢僕高第以才相知今尚書右丞王丘於開元九年

掌天下選授僕清資以智見許然二君者若無明鑒寧處要津是僕亦有文章思公見也亦未富貴思公用也此非自媒自衒恐不道不知有唐以來無數才子至於崔融李嶠宋之問沈佺期富嘉謨徐彦伯杜審言陳子昂者與公連飛並驅更唱迭和此數公者真可謂五百年後挺生矣天喪斯文凋零向盡唯相公日新厥德長守富貴甚善甚善是知天賛明主而福相公當此之時亦宜應天之休報主之寵彌縫其闕匡救其災若尸禄

備員則焉用彼相矣僕聞位稱燮理者則道合陰陽四時不愆則百姓無怨豈有冬初不雪春盡不雨麥苗繼日而青死桑葉未秋而黄落蠢蠢迷愚嗷嗷愁怨而相公温眠甲第飽食廟堂僕則天地之一生人亦同人而怨相公也京房易傳曰欲徳不用茲謂張言人君欲賢者而不用徒張此意厥災荒云大旱也陰陽不雨復曰師出過時茲謂膹其旱不生夫天道遠人道邇僕多言者也安知天道請以人事言之主上開張翰林引納才

子公以傲物而富貴驕人爲相以來竟不能進一賢拔一善漢髙祖云當今之賢士豈獨異于古人乎有而不知是彰相公之暗知而不用是彰相公之短故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雲纔積而便散雨垂落而復收此欲德不用之罰也仍聞羌渾爲孽日冦邊陲邦家連兵來往塞下巴西諸將必不出師過時之咎也四郊之多壘卿大夫之辱也不知廟堂肉食者何以謀之相公在外十餘年而復相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

矣今人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天則不雨公將若之何昨五月有恩百官受賜相公官既大物亦多有金銀器及錦衣等聞公受之面有喜色今歳大旱黎民阻饑公何不固辭金銀請賑倉廩懐寳衣錦於相公安乎百姓餓欲死公何不舉賢自代讓位請歸公三為相而天下之人皆以公為亢極矣夫物極則反人盛必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今公富貴功成文章名遂唯身未退耳相公昔在南

中自爲岳陽集有送別詩云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則知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賈誼非流竄不能作賦以自安公當此時思欲生入京華老歸田里脫身瘴癘其可得乎今則不然忘往日之棲遲貪暮年之富貴僕恐前途更失後悔難追主上以相公爲賢使輔佐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明君之舉豈曰能賢僕見相公事方急不可默諸桃李公聞人之言或中猶可收以桑榆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相公五君詠曰淒涼丞相府餘慶在玄成蘇公一聞此詩移相公于荆府積漸至相由蘇得也今蘇屈居益部公坐廟堂投木報瓊義將安在亦可舉蘇以自代然後為方朔之行抑又聞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報國之重莫若進賢去年赦書云草澤卑位之間恐遺賢俊宜令兵部即作牒目徵召奏聞而吏部起請云試日等第全下者舉主量加貶削條目一行僕知天下父不舉子兄不舉弟向者百司諸州長官皆無才能之輩並是全軀保妻

子之徒一入朝廷則恐出暫居州郡即思改豈有輕爲進舉以取貶削令聞天下向有四百人應舉相公豈與四百人盡及第乎既有等差由此百司諸州長官懼貶削而不舉者多矣僕竊謂令之得舉者不以親則以勢不以賄則以交未必能鳴鼓四科而裹糧三道其不得舉者無媒無黨有行有才處卑位之間仄陋之下吞聲飲氣何足算哉何乃天子令有司舉之而相公令有司拒之則所謂欲徳不用徒張此意事與京房易傳同故

天以大旱相試也去年所舉縣令吏部一例與官舉若得人天何不雨賢俊之舉楚既失之縣令之舉齊亦未得夫有賢明宰相尚不能燮理陰陽而令庸才宰君豈即能緝熙風化相公必欲選良宰莫若舉前倉部員外郎吳太玄為洛陽令必欲舉御史中丞莫若舉襄州刺史靳斷清輦轂之路非太玄不可生臺閣之風非靳不可僕非吳靳親友但以知其賢明相公有而不知知而不用亦其過深矣抑又聞之昔閔子騫為政曰仍舊貫如

之何何必改作凡校書正字一概不得入畿相公曾為此職見貞觀已來故事令吏部侍郎楊滔眼不識字心不好賢蔑藴我清司改張我舊貫去年冬請奏自今已後官無内外一例不得入畿即知正字校書不如一鄉縣尉明經進士不如三衛出身相公復此改張甄别安在古人有坐釣登相立籌封侯今僕無尚父之謀薛公之策徒以仕於書苑生於學門小道逢時大言祈相僕也幸甚幸甚去冬有詩贈公愛子協律其詩有句云官微

思倚玉文淺怯投珠吕氏春秋云嘗一臠之肉知一鼎之味請公且看此十字則知僕曾吟五言則亦更有舊文願呈作者如公之用人葢已多矣僕之思用其來久矣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雖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此書上論不雨陰陽乖度中願相公進賢為務下論僕身求用之路事繁而言不典理切而語多忤其善也必為執事所哂其惡也必為執事所怒倘哂既罷怒方解則僕當持舊文章而再拜來也

韓偓天復初入翰林其年冬車駕出幸鳳翔偓有扈從之功返正初上面許偓為相奏云陛下運契中興當復用重德鎮風俗臣座主右僕射趙崇可以副陛下是選乞迴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上嘉嘆翌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贊為相時梁太祖在京素聞崇之輕佻贊復有嫌釁馳入請見于上前具言二公長短上曰趙崇是偓薦時偓在側梁王叱之偓奏云臣不敢與大臣爭上曰韓偓出尋謫官入閩故偓有詩曰手風慵展八行書

眼暗休看九局圖窓裏日光飛野馬案前筠管長蒲盧
謀身拙為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舉世可能無默識
未知誰復試齊竽

崔顥薦樊衡書夫相州者九王之舊都西山雄崇足是
秀異竊見縣人樊衡年三十神爽清悟才能絶倫雖白
面書生有雄膽大畧深識可以軌時俗長策可以安塞
裔藏用守道實有歲年今國家封山勒崇希代罕遇含
育之類莫不踴躍况詔徵隱逸州貢茂異衡之際會千

載一時君侯復躬自執圭陪鑾日覲此州名藩必有所
舉當是舉者非衡而誰伏願不棄賢才賜以甄奬得奔
大禮升聞天朝衡因此時策名樹績報國榮家令當代
之士知出君侯之門矣顥不勝區區敢聞左右俯伏階
屏用增戰汗
顥薦齊秀才書某官至辱垂下問令公舉一人可管記
之任者愚以為軍中之書記節度使之喉舌指事立言
而上達思中天心發號出令以下行期悅人意諒非容

易而可專據竊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考叔年二十四學必專授文皆雅正詞賦甚精章表殊健疏眉目美風姿外若坦蕩中實畏慎執事倘引在幕下列於賓佐使其馳一檄飛書必能應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夫掇芳刈楚不棄幽遠況孝若相門子弟射策甲科家居君侯之宇下且數年矣不勞重幣而獲至寶甚善甚善雄都大府多士如林最所知者斯人也請為閣下記其若此唯用與捨高明裁之謹再拜

李翺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翺載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合諸侯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齊國亂身死不及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則格於天地功及後世不得其人則不能免其身知人不易也豈唯霸者爲然雖聖人亦不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放驩兠流共工殛鯀竄三苗舉禹稷臯陶二十有二人加

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之内遏密八音後世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徒于朝禹稷皐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能得無為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孰滅之葢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繼絶存

亡賢者之事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絶存亡用賢耳矣豎
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豎
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
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
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
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于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
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土千里者孰有
如閣下之好賢不倦者乎盖得其人亦多矣其所求而

得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閣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疾死昌黎韓愈得古人之遺風明于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閣下復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閣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實為閣下惜焉豈惟翺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為閣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賢士也伏聞閣下舊知之郊為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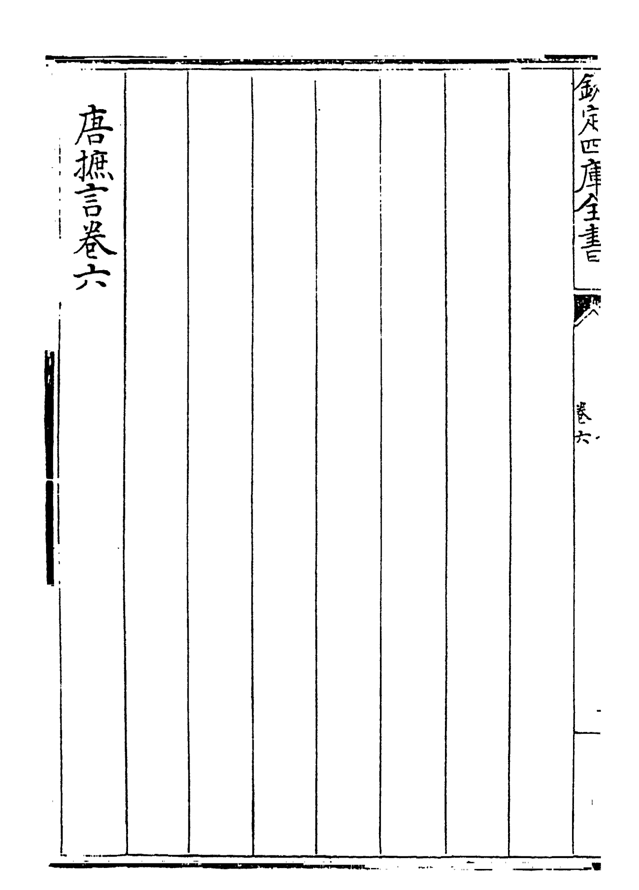
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于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强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寛其窮也甚矣復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才也未聞閤下知之凡賢士奇人皆有所負不苟合于世是以雖見之

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偕來其一賢士也其一常常之人也待之禮貌不加隆焉則賢者往而常常之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人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賢人不好色

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色與德均好者復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人有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竭其財求之而無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别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删詩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異端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

而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聖之廟猶不能朝夕而事焉有待於人而不能禮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爲他人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體其爲惜之不可既矣閤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矣翺窮賤人也直辭無讓非所宜至于此者也爲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翺載拜

贊曰舉孤棄讎聖人所美下展蔽善匹夫所鄙懿彼數公時行時止守道克勤薦賢不倚泠然所尚鴻儒不爲矣



唐摭言卷六

唐摭言卷七

五代 王定保 撰

起自寒苦 不第即貴附

武德五年李義琛與弟義琰從弟上德三人同舉進士義琛等隴西人世居鄴城國初草創未定家素貧乏與上徳同居事從姑定省如親焉隨計至潼關遇大雪逆旅不容有咸陽商人見而憐之延與同寢處居數日雪

霽而去琛等議鬻驢以一醉酬之商人竊知不辭而去義琛後宰咸陽召商人與之抗禮義琛位至刑部侍郎雍州長史義琰相高宗皇帝上德司門郎中

王播少孤貧常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飡諸僧厭怠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已皆碧紗幕其上播繼以二絶句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

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鄭朗相公初舉遇一僧善氣色謂公曰郎君貴極人臣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即一生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唯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唁者甚衆而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既而竟如所卜

李絳趙郡贊皇人曾祖貞簡祖岡官終襄帥絳爲名相絳子璋宣州觀察楊相公造白檀香亭子初成會親賓落之先是璋潛遣人度其廣狹織一地毯其日獻之及

收敗璮從坐璮子德璘名過其實入梁終夕拜

徐商相公常於中條山萬固寺泉入院讀書家廟碑云

隨僧洗鉢

韋令公昭度少貧窶常依左街僧録凈光大師隨僧齋

粥凈光有人倫之鑒常器重之

好放孤寒

元和十一年歲在丙申李涼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

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

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李太尉德裕頗爲寒進開路及謫官南去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昭宗皇帝頗爲寒進開路崔合州榜放但是子弟無問文章厚薄隣之金瓦其間屈人不少孤寒中唯程晏黄滔擅場之外其餘以程試考之濫得亦不少矣然如王貞白張蠙之詩趙觀文古風之作皆臻前輩之閫閾者也

升沈後進

太和中蘇景胤張元夫為翰林主人楊汝士與弟虞卿及漢公尤為文林表式故後進相謂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尤可三楊殺我

大中咸通中盛傳崔慎由相公嘗寓尺題于知聞或曰王凝裴瓚舍弟安潛朝中無呼字知聞厛裏絕脫靴賔客凝終宣城瓚禮部尚書潛侍中

太平王崇竇賢二家率以科目為資足以升沈後進故

科目舉人相謂曰未見王竇徒勞漫走
竒章公始舉進士致琴書於灞滻間先以所業謁韓文
公皇甫員外時首造退之退之他適第留卷而已無何
退之訪湜遇竒章亦及門二賢見刺欣然同契延接詢
及所止對曰某方以薄技卜妍醜於宗匠進退唯命一
囊猶寘於國門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說樂一章未閲
其詞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為什麼對曰謂之樂句二
公相顧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公因謀所居二公沈吟良

久曰可於客户坊税一廟院公如所教造門致謝二公復誨之曰某日可遊青龍寺薄暮而歸二公其日聯鑣至彼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謁幾官先輩不遇翌日輦轂名士咸往觀焉竒章之名由是赫然矣

論曰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苟華而不實以比周鼓譽者不為君子腹誹鮮矣

知已

張燕公知房太尉獨孤常州知梁補闕二君子之美出

於李翺上楊中丞書云竊以朝廷之士文行光明可以爲後進所依歸者不過十人翺亦常伏其門下舉其五人則無誘勸之心雖有卓犖奇怪之賢固不可得而知也其餘或雖知欲爲薦言于人復懼人不我信因人之所不信復生疑而不信自信猶且不固矧曰能人之固是以再往見之或不如其初三往復不如其再若張燕公之于房太尉獨孤常州之于梁補闕者萬不見一人焉

李翱感知己賦序貞元九年翱始就州府之貢舉人事其九月執文章一通謁右補闕梁君當此時梁君譽塞天下屬詞求進士奉文章走梁君門下者葢無虚日梁君知人之故也亦既相見遂與翱有相知之道焉謂翱得古人之遺風期翱之名不朽於無窮許翱以拂拭吹噓翱初謂其面相進也亦未幸甚十一月梁君遘疾歿翱漸遊於朋友公卿間往往皆曰吾既籍子姓名于補闕梁君也翱乃知其非面進也當時意謂先進者遇人

特達皆合有此心亦未謂知己之難得也梁君殁于茲五年翺學聖人經籍教訓文句之為文將數萬言愈昔年見梁君之文弗啻數倍雖不敢同德于古人然亦幸無怍于中心每歲試于禮部連以文章罷黜名聲晦昧於時俗人皆謂之固宜然後知先進者遇人特達亦不皆有此心乃知知己之難得也夫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為知而不能譽則如弗知譽而不能深則如弗譽深而不能久則如勿深久而不能終則如勿久翺雖不肖

幸辱梁君所知君爲之言於人豈非譽歟謂其得古人遺風豈非深歟而逮及終身豈非久歟不幸梁君短命遽殁是以翱未能有成也其誰將繼梁君之志而成之歟已焉哉天之遽喪梁君也是使予之命久迍邅阨窮也遂賦知已以自傷其言怨而不亂蓋小雅騷人之餘風也

李元賓曰覿有倍年之友朱巨源

李華撰三賢論 劉昚虛 蕭穎士 元德秀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

而求古人之賢未獲遐叔謂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辨況察者未之究乎鄭衛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采聽者不達反以為怪譎之音太師樂工亦失容而止曼都之姿雜於憔悴被緼絮蒙蕭艾美醜夷倫自以為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復求者亦昏將割其善惡在遷政化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予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畧

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統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戚一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禄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于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奬能太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徇朋友之急涖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以為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

陳樂詞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稱乃述詩書禮易春秋為古文五說條貫源流俻古今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詩書為煩尤罪子長不編年乃為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録次序續修以迄於今未就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形容不俟見而見其人劉備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

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不可屈抑當廢興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常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為人師矣學廣而不徧精其貫穿甚於精者文方復雅尚之至嘗以律度百代為任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絶蹈厲不可為不知者言也茂挺父為莒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還莒道邀使車發辭哀乞惟一涕下即日捨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

方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無憾也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遊乎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人矣每見魯山即終日歎息謂余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僕不幸生于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深明操持不局宇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能斷趙郡李萼伯高含大雅之素萼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丹族

子惟岳謀道沈遠廉静梁國喬澤德源昂昂有古風弘農楊拯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是皆慕於元者也劉在京下常寢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即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每有勝理必詣與談終日忘返退而嘆曰聞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未與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朗邁真直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廙敬叔堅明沖

粹范陽盧虛舟幼貞質方而清潁川陳讜言士然淡而不厭渤海呉興宗秀長專静不渝潁川陳兼不器行古人之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楊俊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内以為德選汝南邵軫緯卿有詞學標幹天水趙驊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行季融粹而傻微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隣恢恢善于事理河東柳芳仲敷該博故事長

樂賈至幼隣名重當時京兆韋牧仲成遠慮而深南陽張友畧維之履道體仁友畧族弟邈季遐温其如玉中山劉頴士端踈明簡暢頴川韓拯佐元行修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温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頴川陳晉正卿深于詩書天水尹徵之誠貫百家之言是皆厚于蕭者也尚書顏公重名節敦故舊於茂挺少相知茂挺與趙驊邵軫洎華最善天下謂之蕭李之交殷寅源行睦於二交之間不幸元罷魯山終於陸渾劉避地逝

於安康肅歸葬先人歿于汝南今復求斯人有之無之
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居
易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余知三賢也
深故言之不怍云一云李華復友權臯張友畧出臯墓銘也

顏真卿與陸據柳芳善

杜紫微覽趙渭南卷蚤秋詩云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
一聲人倚樓吟味不已因目嘏為趙倚樓復有贈嘏詩
曰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灞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

今日訪君還有意三條氷雪借予看紫微更寄張祜詩曰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貞元中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羣同年進士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共遊梁補闕之門居三歲肅未之面而四賢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異之一日延接觀等俱以文學為肅所稱復奬以交遊之道然肅素有人倫之鑒觀愈等既去復止絳羣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

二君子位極人臣勉旃勉旃後二賢果如所卜

李華著含元殿賦蕭穎士見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

白樂天初舉名未振以謌詩謁顧況況謔之曰長安百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賦得原上草送友人詩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況嘆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難老夫前言戲之耳

李太白始自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

是太白星精耶

蔣凝江東人工於八韻然其形不稱名隨計途次襄陽謁徐相商公疑其假手因試峴山懷古一篇凝於客次賦成尤得意時温飛卿居幕下大加稱譽

論曰夫求知者匪言不通既通者匪節不合得之於內失之於外萬萬不能移也所以越石父免於羈束未旋踵而責以非禮善窺其合而已矣其有屬詞敘事言雖訐直知之者不其咎歟苟異於是其如險詖何

唐摭言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唐摭言卷八至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

唐摭言卷八

五代　王定保　撰

通牓

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牓帖韓文公薦十人於傪其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紓其次六人張苰尉遲汾李紳張浚餘而權公凡三牓共放六人而苰紳浚餘不出五年內皆捷矣

陸忠州牓時梁補闕肅王郎中傑佐之肅薦八人俱捷餘皆共成之故忠州之得人皆烜赫事見韓文公與陸修員外書

三牓裴公第一牓拾遺盧參預之第二第三牓諫議柳遜起居舍人于競佐之錢紫微珝亦頗通矣

鄭顥都尉第一牓託崔雍員外為牓雍甚然諾顥從之雍第推延至牓除日顥待牓不至隕穫且至會雍遣小僮壽兒者傳云來蚤陳賀顥問有何文字壽兒曰無然

日勢既暮壽皃且寄院中止宿顥亦懷疑因命搜壽皃懷袖一無所得顥不得已遂躬自操觚夜艾壽皃以一蠟彈丸進顥即牓也顥得之大喜狼忙札之一無更易

主司撓悶

貞元十一年吕渭第一牓撓悶不能定去留因以詩寄前主司曰獨坐貢闈裏愁多芳草生仙翁昨日事應見此時情

陰注陽受

楊嗣復第二牓盧求者李翺之壻先是翺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詣翺自言能使鬼神翺謂其妖叱去既而謂翺曰使君胡不惜骨肉翺愈怒命縶於非所其夕內子心痛將絶頗為兒女所尤亟命召至謝焉道人唯唯而巳翺待之以酒其人能劇飲數斗不能亂翺心敬憚以孺人之危為乞因請為翺奏章其妻尋愈翺叩頭致謝復謂翺曰所寫章不謹其向甚懼謫罰翺對以自扎固無錯悮其人微笑即探懐中得向所焚章果注一字翺益

神之後翱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復至其年楊嗣復知舉求落第嗣復翱之親表由是頗以求為慊因訪於道人道人言曰此細事亦可為奏章一通几硯紙筆復置醇酎數斗於側其人以巨杯引滿而飲寢少頃而覺覺而復飲暨罍恥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對案手疏二緘遲明授翱曰今秋有主司且開小卷明年見牓開大卷翱如所教尋遽中報至嗣復依前主文即開小卷詞云非頭黄尾三求六李翱竒之遂寄嗣復嗣復已有所貯頗疑

漏泄及放牓開大卷乃一牓煥然不差一字其年裴俅為狀元黄價居榜末次則盧求耳餘皆契合後翺鎮襄陽其人復至翺虔敬可知也謂翺曰鄙人載來葢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諸子熟視皆曰不繼翺無所得遂遣諸女出拜之乃曰尚書他日外孫三人皆位至宰輔後求子壻鄭亞子畋杜審權子讓能為將相

夢

鍾輻虔州南康人也始建山齋為習業之所因手植一

松於庭際俄夢朱衣吏白云松圍三尺子當及第輻惡之爾來三十餘年輻方策名使人驗之松圍果三尺矣

沈光始貢于有司嘗夢一海舩自夢後咸敗於垂成曁登第年亦如是皆謂失之之夢而特地不測無何謝恩之際升階忽爾迴飈吹一海圖拂光之面正當一巨船即夢中所覩之物

孫龍光偓崔澹下狀元及第前一年嘗夢積木數百偓踐履往復既而請一李處士圓之處士曰賀喜郎君來

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衆材之上也

予次匡廬其夕遥祝九天使者俄夢朱衣道人長丈餘特以青灰落衣襟霏霏然常自謂魚透龍門凡三經復透矣私心常慮舉事中輟既三舉矣欲罷不能於是四舉有司遂倖忝矣

聽響卜

畢諴相公及第年與一二同人聽響卜夜艾人稀久無所聞俄遇人投骨於地羣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

衙得

韋甄及第年事勢固萬全矣然未知名第高下志在鼎甲未免撓懷俄聽於光德里南街忽覩一人叩一版門甚急良久軋然門開呼曰十三官尊體萬福既而甄果是第十三人矣

自放狀頭

杜黃門第一牓尹樞為狀頭先是杜公主文志在公選知與無預評品者第三場庭㕘之際公謂諸生曰主上

誤聽薄劣俾為社稷求棟梁諸學士皆一時英雋奈無人相救時入策五百餘人相顧而已樞年七十餘獨趨進曰未諭侍郎尊旨公曰未有牓帖對曰樞不才公欣然延之從容因命卷簾授以紙筆樞援毫斯須而就每札一人則抗聲斥其姓名自始至末列庭聞之咨嗟嘆其公道者一口然後長跪授之唯空其元而已公覽讀致謝訖乃以狀元為請樞曰狀元非老夫不可公大奇之因命筆親自札之

鄭損舍人光啟中隨駕在興元丞相陸公扆為狀元先是扆與損同止逆旅扆于時出丞相文忠公之門切於了却身事時已六月懇叩公希奏置舉塲公曰柰時深夏復使何人主司扆曰鄭舍人其人也公然之因請扆致謝于損扆乃躬詣損拜請其牓帖皆扆自定

遭遇

貞元二年牛錫庶謝登蕭少保下及第先是昕實應二年一榜之後爾來二紀矣國之耆老殆非儁造馳騖之

所二子久屈場籍其年計偕來主文頗以耕鑿為急無何並馳人事因迴避朝客誤入昕第昕岸幘倚杖謂二子來謁命左右延接二子初未知誰也潛訪於閽吏吏曰蕭尚書也因各以常行一軸面贄大蒙稱賞昕以久無後進及門見之甚喜因留連竟日俄有一僕附耳昕盼二子瞿然既而上列繼至二子隱於屏後或曰二十四年載主文柄國朝盛事所未曾有二子聞之亦不意是昕猶慮數刻淹留失之善地朝士既去二子辭昕面

告之復許以高第竟如所諾

友放

王相起長慶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為狀元病其人與賀拔惎為交友惎有文而落拓因密令親知申意俾敏中與惎絶前人復約敏中為具以待之敏中欣然曰皆如所教既而惎果造門左右紿以敏中他適惎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連呼左右召惎於是悉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可致奈輕負至交相與歡醉負

陽而寢前人覩之大怒而去懇告於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惎矣

誤放

包誼者江東人也有文詞初與計偕到京師後時赴試不及宗人祭酒佶憐之館於私第誼多遊佛寺無何唐突中書舍人劉太真覩其色目舉人也命一介致問誼勃然曰進士包誼素不相識何勞要問太真甚銜之以至專訪其人於佶佶聞誼所為大怒而忌之因詰責遣

徙他舍誼亦無怍色明年太真主文志在致其永弃故過雜文侯終場明遣之既而自悔之曰此子既忤我從而報之是淺為丈夫也必矣但能永廢其人何必在此於是放入策太真將放牓先廵宅呈宰相牓中有姓朱人及第宰相以朱泚近大逆未欲以此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真錯愕趨出不記他人唯記誼爾及誼謝恩方悟已所惡也因明言乃知得喪非人力也蓋假手而已

鄭侍郎薫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志

在激勸忠烈即以標為狀元謝恩日從容問及廟院標曰標寒進也未嘗有廟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尋為無名子所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憂中有喜

公乘億魏人也以詞賦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舉矣嘗大病鄉人誤傳巳死其妻自河北來迎喪會億送容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濶别積十餘歲億時在馬上見一婦人麄縗跨驢依稀與妻類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

乃令人詰之果億也億與之相持而泣路人皆異之後旬日登第矣

為鄉人輕視而得者

許棠宣州涇縣人蚤修舉業鄉人汪遵者幼為小吏洎棠應二十餘舉遵猶在胥徒然善為絶句詩而深自晦密一旦辭役就貢會棠送客至灞滻間忽遇遵於途中棠訊之曰汪都（都者吏之呼也）何事至京遵對曰此來就貢棠怒曰小吏無禮而與棠同硯席棠甚侮之後遵成名五

年崇始及第

以賢妻激勸而得者

彭伉湛賁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即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為縣吏妻族為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厲窘辱如此復何為容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伉嘗侮之時伉方跨長耳縱遊於郊忽有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袁人諺

曰湛郎及第彭伉落驢

巳落重收

顧非熊況之子滑稽好辯凌轢氣焰子弟為衆所怒非熊既為所排在舉場三十年屈聲聒人耳長慶中陳商放牓上怪無非熊名詔有司追牓放及第時天下寒進皆知勸矣詩人劉得仁賀詩曰愚為童穉時巳解念君詩及得高科晚須逢聖主知

元和九年韋貫之牓殷堯藩雜文落矣楊漢公尚書乃

貫之前牓門生盛言堯藩之屈貫之為之重收或曰李景讓以太夫人有疾報堂請暫省侍路逢楊虞卿懇稱班圖源之屈因而得之也

貞元中李繆公先牓落矣先是出試楊員外於陵省宿歸第遇程於省司詢之所試程探靴中得賦藁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年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策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攜之以詣主文從容紿之曰侍郎今

者所試賦奈何用舊題主文辭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題目向有人賦次韻脚亦同主文大驚於陵乃出程賦示之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則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面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謝於陵於是請擢為狀元前牓不復收矣或曰出牓重收

放老

天復元年杜徳祥牓放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顔等及第時上新平内難聞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有孤平屈人宜令以名聞特勑授官故徳祥以松等塞詔各受正制畧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松舒州人也學賈司倉為詩此外無他能時號松啓事為送羊脚狀希羽歙州人也詞藝優博松希羽甲子皆七十餘象京兆人崇希顔閩中人皆以詩卷及第亦皆年逾耳順矣時謂五老牓

及第與長行拜官相次

楊敬之拜國子司業次子戴進士及第長子三史登科時號楊三喜

崔昭矩大順中裴公下狀元及第翌日兄昭緯登庸王倜丞相魯公損之子倜及第翌日損登庸王倜過堂别見

歸黯親迎拜席日狀元及第牓下版巡脱白期月無疾而卒

別頭及第

別頭及第始於上元二年錢令緒鄭人政王悌崔志恂第四人亦謂之承優及第

楊嚴等會昌四年王起奏五人楊知至刑部尚書汝士之子源重故相牛僧孺之甥鄭朴河東節度使崔元式女壻楊嚴監察御史故相楊嗣復之弟竇緘故相易直之子恩旨令送所試雜文付翰林重考覆續奉進旨楊嚴一人宜與及第源重四人落下時楊知至因以長句呈同年曰由來梁鷰與冥鴻不合翩翻向碧空寒谷謾勞

鄒氏律長天獨遇宋都風此時泣玉情雖異他日銜環事亦同三月春光正揺蕩無因得醉杏園中

及第後隱居

費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禄不及親永懷罔極之念遂隱于九華長慶中殿中侍御史李行修舉冠卿孝節徵拜右拾遺不起制曰前進士費冠卿甞與計偕以文中第歸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迹丘園絶蹤仕進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雙清飈自遠夫旌孝

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警薄夫擢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效可右拾遺

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靈蹟具存慕其真風高蹈於此常賦閑居遣興詩一百韻大行於世

皇甫頴早以清逸著稱乾符中及第時四郊多壘頴以垂堂之誡絶意禄位隱於鹿門别墅尋以疾終

入道

戴叔倫貞元中罷容管都督上表請度為道士

蕭俛自左僕射表請度為道士

蔣曙中和初自起居郎以弟兄因亂離遂屏迹丘園因

應天令節奏請入道從之

顧況全家隱居茅山竟莫知所止其子非熊及第歸慶

既莫知況寧否亦隱於舊山或聞有所遇長生之秘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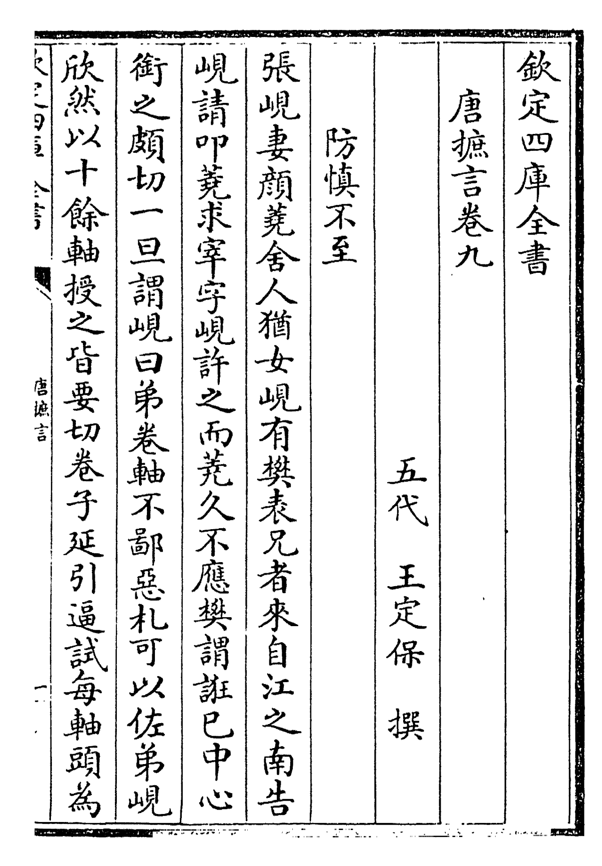
也

論曰士之謀身得之者以才失之者惟命達失二揆弘

道要樞可謂勤於修已者與苟昧於斯繫彼能否臨深履薄岐路紛如得之則恃已所長失之則尤人不盡干禄之子能不慎諸及知命也者足以引之而排觖望不足倚之而圖富貴倚之則事怠怠則智性昏引之則感通通則尤怨弭故孔孟之言命蓋阨窮而已矣有若立身慎行與聖哲同轍者則得喪語默復何蔕芥乎復何穹隆乎然士有死而不忘者恩與知而已矣包子之誤放李翺之奏章足以資笑談不足以彰事實有功成身

退寘心希夷者吾不得而齒矣

唐摭言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唐摭言卷九

五代 王定保 撰

防慎不至

張峴妻顏蕘舍人猶女峴有樊表兄者來自江之南告峴請叩蕘求宰字峴許之而蕘久不應樊謂誑已中心銜之頗切一旦謂峴曰弟卷軸不鄙惡札可以佐弟峴欣然以十餘軸授之皆要切卷子延引逼試每軸頭為

札三兩紙而授之峴鬱悒而已

房珝河南人太尉之孫咸通四年垂成而敗先是名第定矣無何寫録之際仰泥落擊翻硯瓦汙試紙珝以中表重地祇薦珝一人主事不獲已須應之珝既臨曙更請叩副試主司不諾遂罷

李廷璧乾符中試夜於鋪内偶獲襖子半臂一對廷璧起取衣之同鋪賞之曰此得非神授邏廵有一人擒捉大呼云捉得偷衣賊也

誤掇惡名

華京建州人也極有賦名向遊大梁嘗預公宴因與監軍使面熟及至京師時已登科與同年連鑣而行逢其人於通衢馬上相揖因之謗議喧然後頗至沉棄終太學博士

劉纂者髙州劉舍人蛻之子也嗣為文亦不惡乾寧中寒栖京師偶與一醫工為鄰纂待之甚至往往假貸於其人其人即上樞吳開府門徒嗣薛王為大京兆醫工

為知柔診脉從容之際言纂之窮且屈知柔甚領覽㑹試官以解送等第禀於知柔知柔謂纂是開府人來囑斯必開府之意也非解元不可由是以纂居首送纂亦不知其由自是纂落數舉方悟萬計莫能雪之

裴筠婚蕭楚公女言定未幾便擢進士羅隱以一絶刺之略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楊纂員外乾符中佐永寧劉丞相淮南幕因遊江失足墜水待遣人歸宅取衣久而不至公聞之命以衣授纂

少頃衣至甚華靡問之乃護戎所賜時中貴李全華監揚州公聞之無言後除起居舍人為同列譖改授駕部員外郎由是一生坎軻

好知己惡及第

邵安石連州人也高湘侍郎南遷歸闕途次連江安石以所業投獻遇知遂挈至輦下湘主文安石擢第詩人章碣賦東都望幸詩刺之曰懶修珠翠上高臺眉月連娟恨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領美人來

鄭隱者其先閩人徙居循陽因而耕焉少為律賦詞格固尋常咸康末小魏公沆自闕下黜循州佐于時循人稀可與言者隱贄謁之沆一見甚慰意自是日與之遊隱年少懶於事因傲循官寮由是犯衆怒故責其逋租繫之非所沆聞大怒以錢代隱輸官復延之上席未幾沆以普恩還京命隱偕行隱禀性趦趄沆之門吏家僕靡不惡之往往呼為乞索兒沆待之如一行次江陵隱狎遊多不館宿左右爭告沆名隱徵辯隱以實對沆乃

資以財帛左右尤不測也行至商顏詔沆知貢舉時在京骨肉聞沆擕隱皆以書止之沆不能捨遂令就策試然與諸親約止於此耳暨牓除之夕沆巡廊自呼隱者三四矍然頓氣而言曰鄭隱崔沆不與了却更有何人肯與之一舉及第然隱遠人素無關外名足不跡先達之門既及第而益孤上過關讌策蹇出京槃桓淮浙間中和末鄭續鎮南海辟為從事諸同舍皆以無素知聞隱自謂有科第志無復答既赴辟同舍皆不睦續不得

已致隱於外邑居歲餘又不為宰君所禮會續欲貢士以幕内無名人迎隱尸之其宰君謂隱恨且久仇之必矣遂於餞送筵置鴆隱大醉吐血而卒

崔元翰為楊崖州炎所知欲奏補闕懇曰願進士由此獨步場中然不曉呈試先求題目為地崔敖知之旭日都堂始開盛氣白侍郎曰白雲起封中賦敖請退主司於簾中卒愕換之是歲二崔俱捷

好及第惡登科

許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號錦袄子上著莎衣蔡京與孟容同

論曰古人舉事之所難者大則赴湯火次則臨深履薄李少卿又曰拪空拳冐白刃閶者靡不膽寒髮竪永為子孫之戒噫危矣彼之得因我也失亦因我也殊不知三百年來科甲之設草澤望之起家簪紱望之繼世孤寒失之其族餒矣世禄失之其族絶矣愧彼為汞之義覥乎析薪之喻方之湯火深薄空拳白刃危在彼矣是

知瓜李之嫌薏苡之謗斯不可忘若邵鄭二子單進求名之志先其類雖順坂之勢可惜而揠苗之戒難忘名既靡揚得之不求崔公脅制仁者所不為也許蔡二人所取者道也非為名也莎錦之譬譃浪而已

敕賜及第

韋保乂咸通中以兄在相位應舉不得特敕賜及第擢入內庭

永寧劉相鄴字漢藩咸通中自長春宮判官召入內庭

特敕賜及第中外賀緘極衆唯鄆州李尚書種一章最著乃福建韋尚書岫之詞也于是韋佐鄆幕略曰用敕代牓由官入名仰溫樹之煙何人折桂泝甘泉之水獨我登龍禁門而便是龍門聖主而永為座主又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己曠代所無相國深所慊鬱蓋指斥太中的也

杜昇父宣猷終宛陵昇有詞藻廣明歲蘇導給事刺劍州昇為軍倅駕幸西蜀例得召見特敕賜緋導入內韋

中令自翰長拜主文昇時已拜小諫抗表乞就試從之登第數日有敕復前官并服色議者榮之

秦韜玉出入大閹田令孜之門車駕幸蜀韜玉已拜丞郎判鹺及小歸公主文韜玉准敕放及第仍編入其年牓中韜玉置書謝新人呼同年略曰三條燭下雖阻文闈數仞墻邊幸同恩地

王彥昌太原人家世簪冕推于鼎甲廣明歲駕幸西蜀恩賜及第後為嗣薛王知柔判官昭宗幸石門時宰臣

與學士不及隨駕知柔以京尹判鹾權中書事屬近輔表章繼至切於批答知柔以彥昌名聞遂命權知學士居半載出拜京尹又左常侍大理寺卿爲本寺人吏所累南遷

表薦及第

乾寧中駕幸三峰殷文圭者攜梁王表薦及第仍列於牓內時楊令公行密鎮維揚奄有宣浙揚汴榛梗久矣文圭家池州之青陽辭親間道至行在無何隨牓爲吏部

侍郎裴樞宣諭判官至大梁以身事叩梁王王乃上表
薦之文圭復擬飾非遍投啓事於公卿間略曰於莬獵
食非求尺璧之珍鶢鶋避風不望洪鍾之樂既擢第由
宋汴馳過俄為多言者所發梁王大怒亟遣追捕已不
及矣然自是屢言措大率皆負心常以文圭為證白馬
之誅靡不由此也
何澤韶陽曲江人也父鼎容管經略有文稱澤乾寧中
隨計至三峰行在永樂崔公即澤之同年丈人也聞澤

來舉乃以一絶振之曰四十九年前及第同年唯有老夫存今日殷勤訪我子穏將鬢鬚上龍門時主文與奪未分又會相庭有所阻時崔相公徹恃權即永樂猶子也因之敗於垂成後漂泊闕外梁太祖受禪澤假廣南幕職入貢敕賜及第

惡得及第

于棁舊名韜玉長興相國兄子貴主視之如巳子莫不委之家政往往與於關節由是衆議喧然廣明初崔厚

侍郎牓貴主力取鼎甲牓除之夕為設庭燎仍為宴具以俟同年展敬選內人美少者十餘輩執燭跨乘列於長興西門既而將入辨色有朱衣吏馳報曰胡子郎君未及第胡子棁小字諸炬應聲擲之于地巢寇難後於川中及第依棲田令孜矣或曰棁及第非令孜力後依其門耳

高鍇侍郎第一牓裴思謙以仇中尉關節取狀頭鍇庭譴之思謙迴顧厲聲曰明年打脊取狀頭明年鍇戒門

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懷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以紫衣趨至階下白鍇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鍇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求巍峩鍇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意旨謙曰卑吏面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鍇俛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詞貌堂堂鍇見之改容不得已遂禮之矣

黄郁三衢人蚕遊田令孜門擢進士第歴正郎金紫李

端曲江人亦受知於令孜擢進士第又為令孜賓佐俱為孔魯公所嫌文德中與郁俱陷刑網

芳林十哲今記得者八人

沈雲翔亞之弟也

林繕改名絢閩人光化中守太常博士

鄭玘　劉業　唐珣　吳商叟以上四人未知其來

秦韜玉京兆人父為左軍軍將韜玉有詞藻亦工長短歌有貴公子行曰堦前莎毬綠不卷銀龜噴香挽不斷

亂花織錦柳撚線粧點池臺畫屏展主人功業傳國初六親聯絡馳朝車鬬鷄走狗家世事抱來皆佩黄金魚却笑書生把書卷學得顔回忍饑面然慕柏耆為人至於躁進駕幸西蜀為田令孜擢用未期歲官至丞郎判鹽鐵特賜及第

郭薰者不知何許人與丞相于都尉向為硯席之交及綜居重地復綰財賦薰不能避譏嫌而樂為半夜客咸通十三年趙隲主文斷意為薰致高等隲甚撓沮而拒

之無名會列聖忌辰宰執已下於慈恩寺行香忽有綵帖子千餘各方寸許隨風散漫有若蜂蝶其上題云新及第進士郭薰公卿覽之相顧赧然因之主司得以黜去

咸通中自雲翔輩凡十人今所記者有八皆交通中貴號芳林十哲芳林門名由此入内故也然皆有文字蓋禮所謂君子達其大者遠者小人知其近者小者得之與失乃不能糾别淑慝有之矣語其蚍豕之心者豈其

然乎

四凶今所記者三

陳礵叟者父名岵富有詞學尤溺於内典長慶中甞註維摩經進上有中旨令與好官執政謂岵因内道場僧進經頗抑挫之止授少列而已礵叟形質短小長喙疎齒尤富文學自負王佐之才大言騁辯雖接對相公旁若無人復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為道士隷名於昊天觀咸通中降聖之辰二教論義而黄衣屢奔上小不

懌宣下令後輩新入內道場有能折衝浮圖者許以自
薦磻叟攝衣奉詔時釋門為主論自誤引涅槃經疏磻
叟應聲叱之曰皇帝山呼大慶阿師口稱獻壽而經引
涅槃犯大不敬初其僧謂磻叟不通佛書既而錯愕殆
至顛墜自是連挫數輩聖顏大悅左右呼萬歲其日黛
前賜紫衣一襲磻叟由是恣其輕侮高流宿德多患之
潛聞上聽云磻叟衣冠子弟不願在冠帔頗思理一邑
以自効耳於是中旨授至德縣令磻叟莅事未終考秩

拋官詰闕上封事通義劉公引為羽翼非時名對數刻
磻叟所陳凡數十節備究時病復曰臣請破邊瑊家可
以贍軍一二年上問邊瑊何人對曰宰相路巖親吏既
而大為巖恚怒翌日敕以磻叟誣罔上聽訐斥大臣除
名為民流愛州磻叟雖至顛蹶輒不敢以其道自屈素
有重墜之疾歷聘藩后率以肩輿造墀廡所至無不仰
止及巖貶磻叟得量移為鄧州司馬時屬廣明庚子之
後劉巨容起徐將得襄陽不能磻叟待以巡屬一州佐

耳磻叟泝漢南下中途與巨容幕吏書云已出無禮之鄉漸及逍遥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步健十餘輩移牒潭鄂追捕磻叟時天下喪亂無人為隄防既而為卒伍所凌全家泝漢至賈塹後門三十餘口無噍類矣

劉子振蒲人也頗富學業而不知大體尤好凌轢同道詆訐公卿不恥干索州縣稍不如意立致寒暑以至就試明庭稠人廣衆罕有與之談者居守劉公主文歲患舉子納卷繁多牓云納卷不得過三軸子振納四十軸

因之大撥亟譽子振非不自知蓋不能抑壓耳乾符中官為博士三年釋奠禮畢令學官講書宰臣已下皆與聽馬時子振講禮記陸鸞周易

李洺者封川相猶子也其妻乃董常侍禹之女也大順中卯州節度使尚父王行瑜外族董氏以舅事於禹洺樂遊行瑜之門行瑜呼洺李郎會與計偕僕馬生生之具皆行瑜所致洺負是大恣未幾按甲來覲諷天子誅大臣縉紳間重足一跡洺出入行瑜之門頗有得色及

行瑜敗詔捕洺洺亡命泰隴

論曰才者璞也識者工也良璞授於賤工器之陋也偉才任於鄙識行之缺也由是立身揚名進德修業苟昧乎識未有一其行藏者也矧乃時之不來命或多蹇善惡蔽於反已得失倖於尤人豈不驟達終危雖榮是辱非夫克明躁靜之本洞究存亡之域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而能索身於坦夷者未之有也揚子雲曰治亦鳳也美才高識其唯君子歟

唐摭言卷九